

錢超塵 著

影印《金匱玉函經》校注考證

學苑出版社

錢超塵 著

影印 《金匱玉函經》 校注考證

學苑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(CIP)數據

影印《金匱玉函經》校注考證 / 錢超塵著. —北京: 學苑出版社, 2015. 3

ISBN 978 - 7 - 5077 - 4714 - 0

I. ①影… II. ①錢… III. ①《金匱玉函經》—研究 IV. ①R222. 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031339 號

ISBN 978-7-5077-4714-0



責任編輯: 陳 輝 付國英

出版發行: 學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豐臺區南方莊 2 號院 1 號樓

郵政編碼: 100079

網 址: [www.book001.com](http://www.book001.com)

電子信箱: [xueyuanpress@163.com](mailto:xueyuanpress@163.com)

銷售電話: 010 - 67601101(銷售部)、67603091(總編室)

經 銷: 新華書店

印 刷 廠: 北京市廣內印刷廠

開本尺寸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張: 22.625

字 數: 259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價: 120.00 圓(精裝)

## 自序

《金匱玉函經》治平三年雕版刊行，清初藏書家何焯義門據宋本鈔寫授同里陳世傑，陳為儒者，善醫，校訛補闕刊行，流布於世。上世紀初，徐衡之、章成之據陳本覆刻，流行益廣。1955、1958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陳世傑本，凡一萬五千冊，惜研究此書者少，不若宋本研究之滔滔奔騰也。《金匱玉函經》為《張仲景方》組成部分，晉稱《辨傷寒》，卷數有稱九卷者，見陳延之《小品方序》；有稱十卷者，見梁阮孝緒《七錄》；有稱八卷者，即今本。卷數雖異，內容基本同。

林億謂《金匱玉函經》為王叔和編次，章太炎謂南朝醫師秘愛仲景方術者編次。細讀全書，《證治總例》有佛家詞彙，亦有仲景箴言（見「張仲景曰」），是南朝醫家收錄仲景之說附以己意而編次者；卷七《方藥炮製》涉孫思邈《千金要方》藥物炮製法，其文在孫後，除此兩節，餘為王叔和編次。

《金匱玉函經》與孫思邈本《傷寒論》（即《千金翼方》卷九卷十）是考察《傷寒論》版本演變史極為重要著作。多年來，研究此兩書者少。清王朴莊撰《唐本傷寒論注》，校注孫思邈本，其外孫陸懋修評述，惜所據底本不善。上世紀初，太炎先生對《金匱玉函經》、孫思邈本《傷寒論》、宋本《傷寒論》精心研究，寫有多篇論文，如《傷寒論單論本題辭》《論傷寒論原本及注家優劣》《金匱玉函經校錄》《覆刻何本金匱玉函經題辭》《張仲景事狀考》等，直至今日，這些論文，仍為研究《金匱玉函經》、宋本

《傷寒論》之燈塔與火炬。中醫文獻界非常需要傷寒史一類著作出現，《金匱玉函經》是此類研究不可不讀之作。

我體會，讀仲景書，需培養校讀功夫。《金匱玉函經》卷五《辨可發汗病形證治第十四》重出之276條『太陽病，脈浮者，可發其汗，宜桂枝湯』，宋本卷七《辨可發汗病》、卷六《辨太陰病》、《脈經》卷七之二《病可發汗證》、《孫思邈本·宜發汗第二》、《太陰病狀第一》同條均作『太陰』，《金匱玉函經》卷四《辨太陰病形證治第七》同條亦作『太陰』，是作『太陽』誤也。『陰』『陽』互訛，動關生死，安危系焉。

宋本卷四<sub>二二</sub>條『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，白散亦可』，三物小陷胸湯與寒實結胸方證相悖，此語苦惱古今多少醫家。待校讀相關諸書，疑團得解。《金匱玉函經》卷三《辨太陽病形證》、卷六《辨不可水證》、《孫思邈本·太陽病用陷胸湯法第六》同條皆作『與三物小白散』，無作『與三物小陷胸湯』者。林億于宋本<sub>二二</sub>條注云：『一云與三物小白散』，捨棄『三物小陷胸湯』，肯定『三物小白散』為正確處方。宋本<sub>二二</sub>條作『與三物小陷胸湯』之誤，歷史亦云久矣。《脈經》卷七之十四《病不可水證》作『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，曰散亦可』，文字與宋本同（《脈經》『曰』字形訛，當依宋本作『白』），長期歷史疑案，通過校讀諸本可歸于正。不僅校勘訛字需校讀功夫，考察《傷寒論》版本源流亦需校讀。《金匱玉函經》卷四《辨太陰病形證治第七》條文條序與孫思邈本同，與宋本除條序前後小異外，餘皆同，可證《金匱玉函經》《孫思邈本》及宋本來源同一祖本，即皆來源於王叔和《張仲景

方》也。總括一句話，研究中醫文獻，真知出于校讀。

1984年4月筆者在北京中醫藥大學劉渡舟教授指導下，參與宋本《傷寒論校注》工作，開始收集《金匱玉函經》資料，寫有資料長編，紅藍筆記，雜選滿書，多次發心校注考證，每當看到這些紛繁無序資料，即生退志，不敢捉筆。如不整理，必為廢紙，于是咬牙勵志，晝夜無間，寫成此書。

回顧一生讀書寫作，時間精力，幾乎皆投入仲景書中，先後寫有《宋本傷寒論文獻史論》《影印南朝秘本敦煌秘卷傷寒論校注考證》《影印孫思邈本〈傷寒論〉校注考證》《影印日本安政本〈傷寒論〉考證》《影印〈金匱玉函經〉校注考證》《校勘元本影印明本〈金匱要略〉集》《傷寒論文獻通考》。感謝學苑出版社的愛護支持，這些著作都在該社出版，我很感激！回顧點滴寫作生涯，感觸多多，尤感勤于動筆收集資料，對學人大有益處。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錄》云：『偶有咫聞，隨筆記之，螢燭之光，賢於簿箋。』這裏說的是珍惜光陰，是讀書方法，對我大有好處。

吁，余年垂暮，衰疾日臻，訛誤難免，賢達教我！

北京中醫藥大學張戩同志幫助精心校稿，謹致謝意。

錢超塵

二〇一五年元月十日

七十九之年

## 凡例

一 本書所據底本為影印清初陳世傑校訂本，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）刊行。陳世傑本得自同里何焯手抄宋本。何焯《清史稿·文苑傳》有傳：『何焯，字杞瞻，長州人。通經史百家之學，藏書數萬卷。得宋元舊槧，必手加讎校，燦然盈帙，學者稱義門先生，傳錄其說為《義門讀書記》。卒年六十一。焯工楷法，手所校書，人爭傳寶。』陳世傑序稱『義門何內翰以予粗習張書句讀，手抄宋本見授』，校訛刊行，則陳本反映《金匱玉函經》概貌無疑也。

二 陳世傑本刊行後，日本翻刻之。1932年章太炎《覆刻何本金匱玉函經題辭》略述《金匱玉函經》傳承歷史：『唐時獨孫思邈多取是經，宋館閣雖嘗校定，傳者已希。元明以來，不絕如線，幸有何氏得宋本，寫授其人刻之，下去乾隆校四庫時才六十餘歲，而四庫竟未列入。蓋時校錄諸臣，於醫書最為疏略，如《傷寒論》只錄成無己注本，不錄治平原校，而時程永培所為購得諸書，往往棄之不采，即其比也。余前得日本覆刻陳本，驚歎不已，後十余歲，醫師徐衡之、章成之又以陳氏初印本進，距其校刻時二百十六年矣。衡之等懼其書不傳，將重為鏤版以行，而質于余。余觀陳刻亦間有不正者，如「馱」改為「快」，「失氣」改為「矢氣」，皆由不達古字古言以意點竄，因悉為校正，其餘俗字可通行者，皆仍其故，並列陳、何舊序於前，以志緣起，校成，授衡之等覆刻，乃為題辭云爾。』本書所據底本仍做「失氣」

『快』，與陳世傑初刻本同，與徐衡之、章成之覆刻本小異。研究《金匱玉函經》版本者，當考之。

三 本書以影印元·廣勤堂本《脉經》、影印光緒四年戊寅（1878）《千金翼方》卷九卷十刻本（本書稱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）為主校本（光緒戊寅本據日本文政十二年重雕元大德本為底本而翻刻之，元大德本最近北宋館閣雕本）。

四 本書《金匱玉函經》條文皆標以與宋本《傷寒論》相同序號，不校相異字句。所用宋本為北京中醫藥大學劉渡舟教授主編《傷寒論校注》（一九九一年第一版，二〇一三年修訂版。人民衛生出版社。第一版以北京國家圖書館珍藏宋本《傷寒論》縮微膠卷為底本「原書在臺北」，修訂版以臺北故宮博物院珍藏宋本為底本訂正第一版訛字）。宋本所無之條不標序號。

五 本書『校注』項所舉《脉經》，僅言見《脉經》卷七某節，不校相異字句，如此校注，意在提示讀者校讀所舉文獻。校讀于研究中醫文獻，其功至大。

六 本書對《金匱玉函經》訛字，寫有簡要校語。全書『搏』字（如『風溼相搏』），皆『搏』字形訛，皆改為『搏』；『脉瞥瞥如羹上肥』，日本金澤文庫《太平聖惠方》作『漑漑』，『瞥瞥』為通假字；『溺膿』之『溺』即『尿』字，宋本作『屎』，『乃』『尿』形訛，亦牽連說之；『面熱赤而戰剔』、『筋惕肉瞤』之『剔』字，宋本、孫思邈本、《仲景全書·注解傷寒論》本皆作『惕（dang）』。『剔』者，敬也；『惕』者，動也，作『惕』與文義合，當做『惕』字；『各陽明病』之『各』，孫思邈本、江南秘本（即淳化本《傷寒論》）皆作『冬』，是，335條『前熱者後必厥』，『熱』『厥』誤倒，《脉經》卷七



之一、《金匱玉函經》第十五、宋本卷七第十五皆作「前厥者後必熱」，是，357條「洩利不止者」之「洩」為「泄」諱字，《金匱玉函經》全書原皆作「洩」，後世回改為「泄」，此處回改未盡，可知《金匱玉函經》曾流傳于唐。宋本卷七第十六節第二條「所以加桂者以能洩奔豚氣也」，亦有「洩」字，回改未盡，可證宋本亦曾流行於唐也；《金匱玉函經·辨不可刺病形證治第二十五》見《靈樞》之《終始》、《逆順》、《素問·瘧論》及《脉經》卷七之十二，不見宋本，是宋本脫也，《傷寒論序》「撰用《素問》《九卷》，其有微矣（「撰」通「選」。班昭《東征賦》「惟永初之有七兮，余隨乎東征；時孟春之吉日兮，撰良辰而將行」）；「本方」之「方」為形訛之字，宋本作「云」，是，「本云」為校勘語；「旋覆花」之「覆」宋本作「復」，今多作「覆」，可依習慣而用之。《證治總例》末有六「熟」字，似當作「熱」：①「灸之生熟，亦宜搏節之」；②「冷熱成病，灸之太熟，大害人也」；③「四肢之灸，不宜太熟也」；④「風寒固結，水穀不消，灸當宜熟」；⑤「若治諸陳結寒冷，必灸之宜熟」；⑥「大法外氣務生，內氣務熟，其餘隨宜耳」。卷八「麥門冬湯方」為《雜病論》方，置此者，顯示《傷寒雜病論》原始結構為「條論于前，方會於後」：前面是《傷寒論》《雜病論》條文，《傷寒論》條文居前，《雜病論》條文居後；後面是方劑，《傷寒論》方居前，《雜病論》方居後。《金匱玉函經》尚存留「前論後方」大體結構。「麥門冬方」是《傷寒雜病論》一分为二偶然遺留于傷寒方後者。東晉陳延之《小品方序》據當時書目，錄有《辨傷寒》、《雜病方》之目，是《傷寒雜病論》一書分化為二，可溯于晉，距仲景叔和，尚不為遠。《金匱玉函經》一方之遺，意義泓深，考史意義非同小可。

七 《金匱玉函經》卷四將『辨厥陰病』與『辨厥利嘔噦病』分立兩節，前為厥陰提綱證，後為厥陰證狀，保留仲景《傷寒論》古貌，于理論研究與臨證實踐，價值連城。宋本《傷寒論》林億等按語云：『厥利嘔噦附』，北宋校正醫書局誤合為一節，致使方證牽混，眉目不清。此非仲景叔和之誤，誤在誤合者。

八 《金匱玉函經》卷八『附遺』附七方，與《傷寒論》行文不類，非《傷寒論》方也，不詳何人所附，姑存之。

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晨

## 重刻張仲景金匱玉函經序

《金匱玉函經》八卷，漢張仲景論著，晉王叔和所撰次也，其標題蓋亦後人所加，取珍秘之意。仲景當漢季年，篤好方術，以拯天橫，其用心仁矣。故自《素》《難》《本草》《湯液》諸書，咸抉根得髓，其為《傷寒雜病論》，實為萬世群方之祖。自叔和尊尚以後，年歲久遠，錯亂放失者屢矣。宋治平初，命諸臣校定，其目有三：曰《傷寒論》《金匱方論》（一名《金匱玉函要略》）以及此經是也。雖未必盡復仲景本書之舊，然一家之學粗完。余幼讀二論，精微簡要，務令上口，以通思索，遍求是經，獨不可得。後檢鄱陽馬氏《經籍考》，雖列其目，而所引晁序，則實《金匱玉函要略》也，則此經蓋自元時而不行於世矣。歲壬辰<sup>①</sup>，義門何內翰<sup>②</sup>以予粗習張書句讀，手抄宋本見授，拜受卒業，喜忘寢食。惜其訛脫者多，甚或不能以句。既無他本可校，乃博考眾籍，以相證佐，補亡滅誤，十得八九。稿凡數易，而始可讀，則掩卷而歎曰：『是可報命於內翰矣！』內翰嘗以古明醫多以醫案示人，見愛過實，囑刻其平生醫藥病狀之驗者，予瞿然不敢當，語云：『三折肱為良醫，予雖老是，然處方設劑，吾斯未信。』因念是經世久未見，而內翰既得禁方，不自秘匿，雖古人尤難之。開以傳後，其弘濟豈但一師之說哉？夫岐黃之書，經也；仲景之經，律也。臨證療疾，引經案律，十不失一二，論<sup>③</sup>所述略具矣。是書則兼綜兩者而整齊形證，附類方藥，各有門部，次第不可淆亂，則知經<sup>④</sup>又論之自出，尤醫門之金科玉條也。八卷之中，上順天和以

療人患，非通三才之道而得往聖之心者不能。觀者苟能潛心玩索，而知其所以，則因病發藥，應如桴鼓，順之則能起死，畔之則立殺人。先儒以孫思邈尚為粗曉其旨，得其書者，未可謂不過與《傷寒論》及《要略》相出入，而鹵莽治之也。不揆淺陋，願與同志者熟讀而精思之。

時

康熙丙申<sup>⑤</sup>陽月 上海陳世傑書



①歲壬辰：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

②義門何內翰：何焯（1661—1722），號義門，江蘇長州長。

③論：指《傷寒論》《金匱方論》。

④經：此指《金匱玉函經》。

⑤康熙丙申：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

## 重刻金匱玉函經序

吾宗懷三先生，自幼學儒，以多病廢<sup>①</sup>，遂篤嗜方書。壯年由上海流寓吳門，坐臥一閣，近十年所，手不釋卷帙，精通諸禁方。然未嘗以醫自誇，所治輒效，益務實，不近名，名久大震。性高亮疏豁，無軟熟態。兩游京師，貴人爭迎之，皆翩然謝歸。出入里中，乘壞肩輿<sup>②</sup>，有謁必往，切脉診病，其可藥與否，常直言以對，不為挾要欺倖。富貴人或為藥所誤，垂死乃相招，或投藥有起勢，遽以庸醫問之，先生益厭苦，常謾語來者曰：『吾不能醫富貴人也。』儒門、單戶有急相告，即毒熱嚴凍，隨早晚必赴，愈，不計其所酬薄厚。其學長于仲景，嘗謂綱要精微，實軒岐之繼別。而自晉唐以還，名家撰論，悉衍其緒，故讀《傷寒論》及《要略》，不但誦數，悉能心知其意，惟恨未見《金匱玉函經》。市中見杜光庭所撰書，標題恰同，喜極購歸，既啟，乃知非是，於是求之益亟。義門何先生知先生最深，得宋抄本授之，窮日夜校閱，即有脫誤，以他書是正，歷三四寒溫，而後可句。尋考本序，為宋館閣秘本。元明以來，相沿以《要略》為此經，雖丹溪之精通，安道之淹貫，蓋皆未見。先生於是刻而傳之，間嘗語余：『黃岐之經義深以遠，仲景之書理切而要，不深其書而求以通經，如討源而未有楫也。然年久散失，晦蝕于諸家之說多矣，故吾讀是書，自成無己外，注凡七十有二家，皆度而不觀，懼文多而益昧其經爾。今吾刻是，幸其久未見，不為注所厯<sup>③</sup>，學者潛心刻意，庶幾得之。雖然其間條緒同於《傷寒論》者幾什之七，懼或者之又

略而弗觀，不知發凡起例，仲景別有精義存焉，讀《論》與《略》者不可闕也。』余曰：『經籍之顯晦，存乎其人。仲景憫宗人之凋喪，拯後世之夭橫，其利溥矣。是經不絕如線，而今章之，其用心既與古密契，來者難誣，其實而傳之決也，則仲景一家之書，自此大昭矣。』丙申長至後長洲弟汝楫書。



①以多病廢：以多病停止學儒。廢，停止。

②肩輿：用人力抬扛的代步工具。

③厖：mǎng，雜亂。

## 何義門序<sup>①</sup>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，成帝之世，詔李柱國校方技。劉氏《七略》有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，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，其存於今，獨《黃帝內經》而已。《素問》、《難經》、《本草》之屬，皆見於鄭、荀《經》、《簿》<sup>②</sup>，王、阮《志》、《錄》<sup>③</sup>。要之，最為古書，比於六經。繼出者，東漢張仲景《傷寒論》，西晉王叔和撰次《玉函經》，二書實相表裏，評病處方，具有條理，各詣其極，乃方技中之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書，不得其門者，未由語於生生也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與唐、宋《藝文志》，卷目時有不同，然行於世者，猶出宋治平間，三館校定，可以據信。

吾友陳先生懷三，研精覃思于張、王二書，有年所矣。遇疾危急，群疑共卻，必予全濟，於是同術驚詫，目為神奇。不知惟能熟復古賢方劑，視證所宜，不肯妄行胸臆，以人之寄命為戲劇爾。以書考之，一可覆也。先生深閱其道之晦昧，務思援古正今，謂《傷寒論》世多有，而《金匱玉函經》幾無傳，乃從藏書家訪求善本，與篋中本再三勘校，重開以通流之。蓋仁人之用心也博與愛，其禁而戒勿洩者殊絕矣。昔東垣李明之著《傷寒會要》書，遺山元裕之<sup>④</sup>為之作序。余無遺山之文辭，而此書為醫學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，其已試之效，亦不假予言而始張，特重先生之用心，可與進於孔孟之道也。輒書其後，蓋先生本儒者云。康熙丁酉正月義門何焯<sup>⑤</sup>

【校注】

①何義門序：底本無此四字，為便閱讀，今增此四字。

②鄭荀經簿：三國魏祕書郎鄭默以宮廷所藏經籍整理編目，名《中經》。晉祕書郎荀勗又因《中經》著《新簿》，將經籍分為甲乙丙丁四部，總括群書，見《隋書經籍志》。

③王阮志錄：王儉（452—489），南朝宋明帝任祕書丞，依劉歆《七略》撰《七志》四十卷，又撰《元徽四部書目》。梁阮孝緒據《七略》《七志》撰《七錄》，全書分內外篇，為圖書分類目錄專著，已佚。見《隋書經籍志》。

④遺山元裕之：元好問（1190—1257），金太原秀容人，字裕之，號遺山，著《遺山文集》四十卷。《金史》有傳。

⑤義門何焯（1661—1722），清長州人，字岷瞻，號茶仙，藏書數卷，多宋元舊刻，著有《義門讀書記》五十八卷。《清史稿·文苑傳》有傳。



## 校正金匱玉函經疏

《金匱玉函經》與《傷寒論》同體而別名，欲人互相檢閱而為表裏，以防後世之亡逸，其濟人之心，不已深乎？細考前後，乃王叔和撰次之書。緣仲景有《金匱錄》，故以《金匱玉函》名，取寶而藏之之義也。王叔和，西晉人，為太醫令，雖博好經方，其學專于仲景，是以獨出於諸家之右。仲景之書，及今八百餘年不墜於地者，皆其力也。但此經自晉以來，傳之既久，方證訛謬，辨論不倫，歷代名醫雖學之，皆不得彷彿。惟孫思邈粗曉其旨，亦不能修正之，況其下者乎？

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，臣等先校定《傷寒論》，次校成此經，其文理或有與《傷寒論》不同者，然其意義皆通，聖賢之法，不敢臆斷，故並兩存之。凡八卷，依次舊目，總二十九篇，一百一十五方。

恭惟主上大明撫運，視民如傷，廣頒其書，為天下生生之具，直欲躋斯民于壽域者矣。

治平三年正月十八日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高保衡、尚書員外郎臣孫奇、尚書司封郎中秘閣校理臣林億等  
謹上